



群山环抱中的阳升观，环境清幽，气势宏伟。

当我置身攸水河谷，眼前的罗霄山正是一派云蒸霞蔚花繁叶茂的景象。连绵的映山红别处看过，山山岭岭村村寨寨无弗弗屈屈眼欲明的油桐花却是第一次经见。这是何等蓬勃勃勃纯净洁白的花团啊！远远望去，恍如一夜寒风，在这漫铺楠竹和香樟的山野间铺一层莽莽苍苍晶莹剔透的雪，翠绿莹白，交互映衬，营构一幅色泽清新典雅、意境悠远祥和的江山妖娆图。

此景此色，怕是任何天才的画笔都无法抵达的。这桐花宜远眺，不堪近观。桐树身量极高，树冠荫地可达半亩。村头崖壁，行人猛一抬头，那挺拔的身姿，舒展的枝条，繁茂的花穗，顿给人一种威风凛凛、大气磅礴的视觉冲击。而树下白花花的落英，铺满必经的道路，因花朵雌雄同株，落到地上，花蕊或粉红，或嫩黄，大大方方，各饶胜色，又别有一番妩媚的韵致，让你不忍蹂躏，又无可避让。时令已过立夏，在南方，按说也到闷热难耐的时候了，但因此地被良好，空气清新，即使是正午，人也无疲惫倦怠之感。沐浴着习习凉风，欣赏满目皎洁的油桐花，在我，更有一种“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”的惊喜。

这个罗霄山脉中段、湘赣交界处的县份叫攸县，又称攸州、梅城。只是沧海桑田，梅城已不多见。而一部载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《梅花百咏》，却让这个湘东古邑闻名遐迩，久享盛誉。其作者冯子振，字海粟，元代著名文学家，《元史》载为攸州人。史称其博洽经史，于书无所不记，又文思敏捷，下笔不能自休，每于酒酣耳热之际，使二三人濡笔以待，遂奋笔疾书，随纸多少，顷刻并尽，所写莫不文采飞扬，美如锦簇。

冯生前与赵孟頫交好，扬州现存《汉寿亭侯祠碑记》即是由国史院编修苏大年起句，冯子振撰就，赵孟頫书丹，俗称三绝碑。经赵引荐，冯又与吴中圣水寺和尚释明本友善，两人时相酬答，有冯诗释和七言绝句各一首，虽不无“游戏”之讥，但才调所关，可圈可点者并不少见。如《折梅》：素手分开岭岭云，问花觅取一枝春；陇头驿使今无便，偏向山窗几上芬（冯诗）。残雪轻摇揽索枝，故人应说寄来迟；花是先假调羹手，选取东风第一枝（释和）。如《西湖梅》：苏老堤边玉一林，六朝风烟是知音；任他桃李争春色，不为繁华易素心（冯诗）。花发苏堤柳未烟，主张风月小壶天；清波映照红尘外，冷看游人上画船（释和）。冯子振流传下来的诗词曲赋，尚有《居庸赋》《华清古乐府》《海粟诗集》等多种，皆“笔气淋漓”“称雄古今”，颇令攸县人引以为豪。

攸县秦代置县，迄今两千多年，是湘楚文化的一处重要发轫地，有石山书院等。书院开山掌院张昺，南朝齐明帝时官至司空、司空，位列三公。东昏侯萧宝卷继位后，朝政腐败，残虐民生，张昺不满暴政，辞官退隐，先到南岳衡山，后听说攸县莲塘坳麒麟山风光清静秀美，是汉代苏隐、葛洪隐居之地，即循湘江、溯攸河，举家前来，所见果然松萝蓊郁，泉源清冷，脱口赞曰：“此足以乐吾生矣！”遂筑室安家，结庐修行，除采药制丹，医病救人，又创建石山书院，开坛课徒，讲习经典，不仅培养大批人才，流风所及，对当地人文风气的养成及我国书院文化的蔚起也产生久远影响。一脉书香，绵延不绝，历隋代至清末，攸县又有凤山、白鹭、湘南、东山等二十二所书院先后开办，涌现人才，有“八十进士赢殿试，二百举人耀攸州”的说法。这固非一人一地一时一事之力，但那些为造福苍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驱者，人们是

不会忘记的。

唐天宝七年，唐玄宗根据地方官绅呈报，敕令在张昺修行处建造朱阳观，以旌显他利人济物之功。宋时徽宗赵佶派朝臣主持重修观宇，改名阳升观。阳升观离城四十多里。那天一早，我们冒雨出发，到达时正好天开云霁。这座群山环抱中的道观，环境清幽，匾宇宏伟，三进五殿的宫殿式建筑虽年代久远，但大都保护完好。殿内道像如生，匾额罗列，山门及廊柱存古楹联七副，皆雅驯可读。其中两副为：“古庙尚存唐故事；断碑犹有宋文章。”“继寇寇为圣，弃司空为仙，道统千古，道貌千古；同大悲救苦，持大素救难，南海一神，南水一神。”据管理处同志讲解，道观的选址极为讲究，前有金溪水，后倚三清峰，隔河相对，画屏峰壁立如案，狮子峰、凤凰峰护卫左右，充分体现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諧统一的传统理念。又讲，每年农历八月，这里都要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庙会，耍龙灯，打腰鼓，各种地方戏剧演出，人山人海，异常热闹。

遗憾的是，客观宛然，而书院无存。这在崇文重教的攸县成为人们多年念兹在兹的心事。攸县于2010年投入近三千万元，将石山书院重建于城郊的攸州公园。这是一处经过精心打理的湿地公园，湖光山色，茂林修竹，就面积之辽阔和生态之优越而言，在别的县城很少见到。书院建在公园东北部，是一组依据历史图志，按照古代书院形制和风格建造的建筑群落，分前后大门、影壁、大成殿、大讲堂、藏书楼、御碑亭等，内设书院内史、科举人才、劝善斋三个基本陈列，2015年元月起免费开放，年接待观众在十万人次以上，其中尤以“攸州大讲堂”最受干部群众欢迎，已成为进行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，在县内外知名度很高。

攸州公园另有一座文昌塔，气势巍然，也是近些年新修。令我感佩的是，这座近五十米高，两千六百平方米的塔楼，不只为装点风景，更在它的文化实用价值。塔共七级，每层都有一个主题陈列，分别展示攸县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文明进程。一楼叙厅，二至六楼依次为历史名人、古代诗词歌赋、名人书法、传统饮食及中外古代塔楼陈列。七楼则是临时展厅，供当地文艺界举办相关活动。书院和塔楼的参观费时一个上午，其间不时听人议论：这两处建筑，凝结和体现着攸县特有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气质，不仅当地民众受到自尊自信自强的激励，也让所有参观者对这个地方高看一眼，油然而起敬……

同样让大家感动的，是对石羊塘镇高桥文化中心的采访。我们去时，恰见村支书正在老年学校给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。存书两万册的农家书屋里几位学生静静阅读，院外平整干净的场地上，老人们或下棋聊天，或在老师辅导下练习保健体操，一派井然、祥和的气氛。在此地遇到被誉为新时代乡贤代表的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授夏昭炎。这位文质彬彬、身体消瘦却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，2004年退休后怀着以文化回馈家乡的心愿，与老伴一起回到老家高桥屋场定居，以自己的知识和积蓄，与村民一起建起农家书屋、老年学校、少儿假期学校以及活动广场和文体队，并编写教材，亲自给村民们辅导、讲课，十多年如一日，风雨不辍，不仅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，按镇党委书记的说法，“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正党风、淳民风、美家风的作用”。在中心的讲堂里，聆听老人谦逊、真诚的回乡感言，不禁心潮起伏，思绪纷然。

离开攸县的头天傍晚，到县城中学散步。这是所花园式的学校，建在美丽的攸河之滨。晚风中，凭依河畔的栏杆，对岸不时飘来阵阵油桐花香，清冽，芬芳，馥郁，动人心旌，惹人沉醉。这花香，与攸县城乡随处可见的书卷气息和文化氛围，多少天了，仍萦回脑际，撩拨着我的梦境。

株洲风情

桐花香里访攸州

王巨才



城郊的攸州公园东北部，便是重建的石山书院。



老物件

风车

倪锐

风车是用来车稻谷的，并不是每家都备有，经常是一台风车要供应四五家的车稻谷工作。

风车有四条腿，前后用两根木头相连，像一顶轿子，可以抬起来。上面是一个大大的漏斗，前面是一个不封口的大木箱，朝外面的一面是敞开的，下面有一线空槽，空槽前面隔有一个挡板。后面是一个大大的圆筒，一根弯轴插进圆筒中，里面连接的是像风车一样的风车叶片。

每年抢收、抢播之际，谷子进仓只能算是副业，一般在晚上来进行。谷子进仓之前，需要用风车车干净。偌大的晒谷坪，没晒干的稻谷还在排队接受太阳的检阅，晒干了的就堆成了一个一个大谷堆。

农民白天插了一天的田，腰驼背胀上还要车谷子。搬来风车，放到谷堆旁边，一个负责用铁撮箕撮谷子倒到风车的大木漏斗中，另一个负责抡起风车铁棍不停地转。谷子自然分成不同的路线从风车中奔出，最轻的稻草毛飞屑从风车前面的方形大口飞出，轻的飞得远，比如稻草叶，重的飞得近，比如扁谷。真正一粒粒饱满的谷子，则从方筒的下方那个斜斜的挡板落下，一般我们会直接放一个箩筐在挡板处，好稻谷就直接进了箩筐。

我喜欢唱一首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总感觉谷堆是一个好美的地方，月亮、云朵、凉风、谷堆、歌声、故事……但妈妈从来没有闲暇时间在谷堆旁边讲故事给我们听。倒是有一次，妈妈车谷子做不赢，要我帮忙转动一下车轴。我对这个风车垂涎已久了，比起插田扮禾，转转风车不知道有多好玩。不用风车的时候，我们总偷偷地跑到后屋一顿乱转，但转真谷子还从没试过。哪知道，我转了几下，根本没一粒谷子下来。妈妈告诉我，漏斗下方有一个小木栓，打开就可以车谷子了，我刚打开，还没转动风车呢，就哗地一声滑下来一堆谷子。

“蠢宝！”妈妈骂一句，重新栓好木栓，用最笨把地上的谷子重新倒进风车，然后一边转，一边轻轻地打开一点点木栓。妈妈不停地转，下面箩筐里的谷子就不停地上升，前面地上的扁谷、稻草叶、碎沫沫、细灰灰，一会儿就是一层。妈妈让我只管转，小木栓由她来打开，可谷子一下下来，我不是转快了就是转慢了，根本就不玩的时候那么回事，只几下就败下阵来。

风车，忙的时候，这家搬到那家，不停地转。闲时，躲在屋角，只偶尔被孩童转着玩几下，还得挨大人的骂。

我找到这台风车时，它的全身都落满了灰尘，连同它头顶的箩筐。

征稿启事：

一件旧物，一段旧时光。光阴如水般流逝，曾有的悲欢离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；渐行渐远的老物件，老一辈人曾经的“老伙计”，每一件都有感人的故事，把这些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汇集在一起，就是社会的缩影、时代的写照与文化的记忆。

这里是《株洲日报·文化周刊》全新打造的新栏目“老物件”，若你过往的人生岁月里，也有这样的老物件、老故事，请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并发送至邮箱 yzhy83@163.com，让我们用这张新闻纸帮你镌刻永恒。



当年红色的标语，在风吹日晒下已斑驳成了灰白。

株洲风物

记忆里的乡愁

醴陵星火瓷厂的点滴印象

晓菲

醴陵星火陶瓷实业有限公司是瓷城醴陵的一家老瓷厂，简称“星火瓷厂”，醴陵人更习惯称其为星火。

我对星火的了解并不多，只知道是一家生产日用出口瓷的企业，成立于1956年，占地面积152万平方米，鼎盛时期在厂职工有1980余人，与厂房配套的还有宿舍、招待所、卫生所、商店、工人俱乐部等生活设施，极为热闹繁华。记忆里，我小时候缠着大人们在那买过冰棍，去过一两次车间看工人们制瓷。

回眸星火瓷厂的历史，我特意翻阅了《醴陵市陶瓷志》，书中记载：星火创办以来，数易其名，最初名为湖南省醴陵瓷器公司第一瓷厂，1959年更名为湖南省醴陵瓷器公司第二出口瓷厂，1964年再次改为湖南醴陵县星火瓷厂，醴陵撤县改市后，也称醴陵星火陶瓷实业有限公司。1960年10月，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，星火受托生产数万件瓷盘，用以赠送给缅甸腊戍地区居民。1978年9月，此厂“细瓷明焰无厘快速烧成法”研发成功并投入生产，在同年11月的全国“质量月”活动表彰会上获奖；1960年至1984年期间，先后派出10位技术人员对外援助，分别前往越南、阿尔及利、突尼斯、尼泊尔等地……只是，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商品化浪潮席卷中华大地，星火瓷厂产能过剩，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，私人开始积压，不少厂房被租赁给私人生产瓷器，大多车间，只留了遗迹在那里。

因了某种情愫，我在一个深冬的清晨，从家里出发，去往星火，去追寻留存记忆里的点滴印象。朝阳升起，薄雾渐渐散去，当我踏着细碎的阳光走出这片倍显苍凉的厂区时，几位阿姨叫住了我，表示想看看我拍下的照片，且簇拥着我拐进了她们的宿舍区。这里藏有多少秘密，我是不知道的，也是我唯一未去过的地方。越往里走，越是心酸，破败的台阶，长满荒草的墙根，几排低矮的屋子似一个个饱经风霜的老妪，以破破烂烂的姿态杵在山腰。阿姨们和我讲，这里各种设施老化，暖气管常出故障，就连下水道也常常堵塞，起码的家居环境都跟着颓废了。山风飒飒，荒草凄凄，我正沉思间，耳畔却传来了“咯咯哒，咯咯哒”的鸡叫声。低矮的屋前有个鸡舍，刚生完蛋的鸡急忙忙跨出它们的窝门，散到草丛中、菜地里，不停地啄食。当我捕捉镜头的时候，它们呆呆地看了看我，然后四散而去。“鸡是我养的，还种了些菜，这里破破烂烂，别的没有，昆虫苍蝇这些杂物还是不缺的，老头子生病，我又不能出去赚钱，拿着厂里一点退休金，只能设法补贴点家用。”一位阿姨说着话，将我带进她屋里，室内光线很暗，漆黑一团，但我还是分辨出了墙壁上挂着的竹筛、竹盘和各种农具。卧室里，她的老伴在床上躺着，侧对着我，看不清面容……

不速之客

我在浓雾中顺着绿江前行，过了车顿桥右拐，不多时便到了厂区门口，左边是厂区入口，其实就是一条街，既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，右边一个很陡的斜坡，坡度很陡的路将厂区分作两半，临坡是职工食堂、宿舍楼、洗衣房等生活设施，坡下临街的便是各种厂房。

我沿着街道往厂区深处走，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人影，树在屋子的裂缝里生长着，不时有黄叶簌簌落下，让人怅然。蓦的，耳旁传来机器单调的轰鸣声，惊喜地朝着声响走去，偌大的车间里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被编织袋包裹着的机器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。车间尽头，几个女工正忙碌着，时不时地用诧异的眼光打量我，大概以为我神经不正常吧！

为免尴尬，我只得飞速逃离她们的视线，继续在破旧的厂房里挪动脚步，一点点搜寻当年的场景：厂内的马路上人来车往，职工们身着清一色的工作服一路嬉笑打闹，从容自然；生产区更是人流车流穿梭不息，领料，拉胚，装窑各种碗、盘、杯、盏等陶瓷产品。那时的产品供不应求，动辄是成千上万件的订单，漂洋过海，为国家争创了大量的外汇。而今，大手笔不见了，许多机器都在休眠状态，烟囱、旧窑、车间、排扇、笼盘、出渣车、货篓、碗盘、破瓷器，无不罩着一股浓浓的腐朽气息。每走动一步，既要小心脚下又要仰观头顶，唯恐被破铜烂铁磕着碰着，或是风一吹就会有碎玻璃掉下来。

回想曾经的繁荣，再看看现今的存在，连我这昔日只转过几圈的场外人看着都心痛，那些在这里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星火人，内心又该是怎样的感受呢？



星火的不少厂房被租赁给私人生产瓷器，大多车间，只留了遗迹在那里。窝门，散到草丛中、菜地里，不停地啄食。

定格记忆

从阿姨家出来，我凝神看着眼前的每一处旧楼、每一扇木门、每一株老树，想到了这里居住的都是退休的老职工，她们曾经活跃在厂里，在基层的岗位上，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青春。如今，面对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她们虽有懊怨，却并没有颓废，虽有心痛，却并没有沉湎下去，而是满怀希望，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。

凝视着前方，远处的西山莽莽苍苍，各种乔木恣意生长。从我的这个角度望出去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对面宽阔的马路上人来车往，可以看到城市中高楼巍峨、店铺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，更可以看到坡下那片倾注了星火人无数心血的瓷厂似在诉说着什么。

我不知道星火还会定格在谁的记忆里，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愿意聆听她们的诉说。

醴陵是一座因瓷而名、伴瓷而盛的古城，这些年，政府一直在搞古镇旅游开发，我想，这些老瓷厂是上世纪醴陵瓷业的一个里程和缩影，同样具有历史和人文价值，是否也可以成为小镇历史的一部分，把它开发成一个制瓷工业旅游景点，将原来的星火瓷厂加以修复，使之成为一处红色制瓷遗迹，来真正留住星火人的乡愁呢？

心里想着旅游开发的事，我下了山，走出厂门，温暖的阳光柔柔地抚摸着远处的山，美丽的城，以及这片不甘寂寞的厂区。